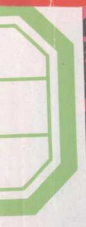


韦帅望的江湖

ii 大刃无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

五星级
VIP作品

别样的温情 原来这样也算爱
另类的江湖 颠覆了记忆中的武林传奇
《韦帅望的江湖》已签约影视版权，期待热播！

韦帅望的江湖 ①

太刃无锋

晴川 著



《韦帅望的江湖》：全 册
川 画：曹 冲
次 绘：张 笑
责任编辑：陈 燕
出版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2号B座
邮编：430070
电话：(027) 87678710、(027) 87678711
网址：http://www.cjwycbs.com.cn

ISBN 7-5399-2101-1
定价：20.00元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韦帅望的江湖之大刀无锋 / 晴川著. —武汉: 崇文书局, 2009. 1

ISBN 978-7-5403-1412-5

I. 韦… II. 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6152 号

书 名: 《韦帅望的江湖之大刀无锋》

作 者: 晴 川

策 划: 瑟 农

责任编辑: 朱勇慧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崇文书局 (027-87679710、11、12传真)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 43007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文艺社科联合体

印 刷: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3-1412-5

定 价: 26.00元

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电话: 027-81800900

一、不能开口



韦行带帅望下山，韦行在前，帅望在后，一路无话——意思是，没事发生，两人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
帅望的眼泪，时不时地从眼角冒出来一点，好在他落在韦行身后，眼泪擦了又擦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风声呼啸，带走了他的哽咽声。

刚到镇上，一个穿着青衫的青年过来深揖：“韦爷，这边请。”

韦行看了他一眼，认得是冷家人，他目光冷冷地问：“谁？”

那青年忙道：“是冷飒。”那青年本来是觉得直呼冷飒的名字不太好，可是如果说是冷三爷，冷家的三爷又太多，所以，没先报上名来，招致韦行怒目。在冷家，任谁看到韦行怒了，也没胆子再忌讳别人的名字了，当即直呼其名，再不客气。

韦行道：“带路。”

直到风满楼，那青年进去禀告，韦行才落后两步。

冷飒也不起身，点点头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

韦行心想，你们兄弟这嘴脸倒相似。冷飒已被逐出冷家，江湖地位全失，他唯一的地位不过是，他是冷秋的亲弟弟。可是，这地位却足够让冷秋的两位弟子恭敬的了。韦行过去见礼：“师叔！”

冷飒笑一声。“不敢当，我不是你师父的兄弟。坐吧。”

韦行坐下。不是师叔，那叫什么？大哥？

冷飒问：“韩青没事吧？”

韦行顿了顿说：“还好。”

冷飒问：“你师父没责怪他？”

韦行苦笑，没怎么太责怪。

冷飒不悦。“怎么？”

韦行咳一声道：“差不多，不过……”

冷飒道：“我不过关心韩青的安危，你吞吞吐吐是什么意思？”

韦行再一次咳嗽，清清喉咙。“师父很生气，不过，比起放走冷玉和冷恶来，倒不算什么。”

冷飒一张脸黑下来。“原来如此，难怪冷颜说你们好似起了很大的争执。我就知道韩青放他们两个走会有大麻烦，可是那种形势下，能逃出一命，已经不容易，你师父还想怎么样？让他独自把冷家的敌人全数歼灭？”

韦行苦笑，与我心有戚戚焉。

冷飒问：“他把韩青怎么了？”

韦行万般无奈地说：“没怎么，打了两下，骂了几句。”

冷飒一拍桌子，火了。韦行只得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，站起来，一脸黑线：后来我同师父起了

点争执，韩青气走了，师父把韩青叫回来了。”

冷颯这一下子真的听糊涂了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同你师父吵了一架，你师父就原谅韩青了？”他上上下下打量韦行，“你看起来还很完整啊。”

韦行再一次整张脸黑掉：“我我我，我还算完整。”

冷颯忍不住笑出来。“那，是你把你师父吓着了？”

韦行低头看地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，脚底下裂出个大峡谷来，他一头钻进去，再不出来。

冷颯问：“你是不是又做了得罪你师父的事，然后拍拍屁股逃走了，你师父又把这件事算韩青头上了吧？”

韦行这下子被问得冒出汗来。“这个这个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我我……”

冷颯道：“你看起来就像有愧于心。”

韦行郁闷难当，暗暗骂道，我靠！真不愧是冷颯的亲弟弟。表面却仍沉默不语。

冷颯被韦行支支吾吾得快要发火，他刚想再拍一次桌子，却听到一个颤抖愤怒的声音问：“秋园里发生了什么事？韩叔叔怎么了？”

冷颯这才发现跟在韦行身后的韦帅望，他微微有点吃惊，咦？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机灵百怪制服了冷颯的小孩儿吗？怎么他跟在韦行身后这么久，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他？他跟在韩青身边时，可是光彩夺目，让人想不看见也难啊。

而韦行此时正以千年寒冰般的眼神看向韦帅望。一般人遭遇韦行这种目光，当下就像被冰雪女巫施了魔咒般一动不敢动。可是韦帅望，虽然被韦行打怕了，此时却有火一般的焦灼与愤怒让他根本就没注意到这寒冷。他再一次怒问：“韩叔叔怎么了？”

韦行轻轻吐出两个字：“闭嘴！”

这下子连冷颯都注意到韦行口气里的阴狠。他微微不悦，敢情韦行这兔崽子对我的话深怀不满啊？你这是开始打鸡骂狗指桑骂槐了！

韦帅望怒吼：“韩叔叔怎么了！”声音大到整个风满楼为之一静。

冷颯在这一声吼里重看到韦帅望昔日的风采，他深觉有趣，笑一声。“韦行，你儿子很有意思。”

韦行闻言一笑。“没家教，让师叔笑话。”说着，一只手轻轻放在帅望肩上。动作轻柔——他非轻柔不可，两条手臂刚刚接好，虽然用了疗伤圣药，愈合速度奇快，可两天也不可能有啥大进展，他不过是强忍痛尽量放慢动作，假装正常人。

所以他只能轻柔地把手放在帅望肩上，温和地对帅望说：“帅望，等我同你师爷谈完，咱们再谈，好吗？”

帅望忽然全身一震，瞪大了眼睛，涨红了脸，可是再没出声。

冷颯看着那个孩子涨红着脸，一双眼睛充满愤怒，大颗的泪珠一串串地流下来，轻声叹息：“韦行，你真像你师父。”

韦行愣了一下，是吗？说的也是，他自幼看见听见知道的，不过是冷颯。像，也是正常的。

韦行道：“我们与家师间的争执，不足为外人道。至于韩青，师叔不必担心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不会离开。”

冷颯冷笑。“你的判断很正确吗？”

韦行道：“在我所知道的事实的基础上。”

冷飒点头。“对，你知道的总比我多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就不等了。如果有事，记得送信给我。我是说，韩青有事。”冷笑。

韦行再次鞠躬。“是！”——一切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有事，才不会找你。

韦行恭恭敬敬地目送冷飒离去，回过头来看韦帅望，韦帅望怒得眼睛里似要喷出火来，可是既不能动也不能出声。

韦行看着他，郑重地考虑，我是等伤好再揍他，还是现在就揍他？

大庭广众，不是教训孩子的地方；双手受伤，不方便打人。所以，韦行踢了帅望一脚，帅望踉跄一步，站稳，抬头，张大嘴，好像要大吼，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，帅望伸手抓住喉咙。喉咙里不知哪块肌肉失去控制，就像刚才他全身肌肉都失控一样。帅望明白他遭遇传说中的点穴，这个号称是他爹的人竟用点穴来对付他。韦帅望怒不可遏，张大嘴清清楚楚做了个“干你娘！”的口形，不过韦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帅望气得大哭，可惜哭不出声来，只有泪水四溢。

韦行注意到旁边站着青年，面上露出不忍之色。

他微微一笑。“你是冷颜属下？”

那青年跪下一条腿。“属下田际，听大人吩咐。”

韦行想了想。“田际……”

田际低头。“前天，就是小人，把韦小爷看丢了，冷颜大人说，他本想让我在雪山清理积雪到死，可是天保佑韦小爷没事，冷颜大人，让我自己到韦大人面前领罪，是打是杀，任凭处置。”

韦行忽然笑了。“任凭处置，很好。既然你照看过帅望，一定比没经验的人强，我不杀你，你继续照看韦帅望吧。”

田际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倒，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来，虽然不敢反对，可是也不敢答应，只是跪在那儿不肯起来，开始结巴：“大大大大人！”

韦行秉承师门传统，以整人为乐，见此情此景，觉得效果相当好，他十分满意。当下假装看不到听不见，命令：“起来吧。”

见田际还在期期艾艾，淡淡补充一句：“我不喜欢听不字。”

田际当即满头大汗道：“是！”

回过头来，看到那顽皮孩子双眼通红，如同魔怪一般，正露出阴森恶毒的表情，田际眼前一黑，金星乱窜，要不是一只手支在桌子上，这下子非摔倒在地不可。

完了，上次被整到只剩半条命在，这下子是铁定完蛋了。

出了镇子，韦行的手下也迎过来。韦行挥挥手，既不要他们拜见，也不理他们的问候，更不必提相互介绍。

一行人骑上马，直往南去。

韦行只顾快跑，从一早日出，直跑到日落，随从紧紧跟随，久已习惯这种速度，自然无人敢提异议。

可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，会骑马已经难能可贵，这样从早跑到晚，不是一个小孩子能

够承受的。小帅望一开始勉强支持，到中午时已经筋疲力尽。小家伙早上就没吃什么，这样一路狂奔到中午，以为能休息，哪知韦行大脑里根本没有休息这回事，越走越荒凉，连个破庙草堆也不见一个。寒风刮在脸上刀割一般，渐渐头晕目眩，手里拉的缰绳越来越紧，马也就越跑越慢。

田际早就发现那个孩子已经累了，可是小帅望一声不吭。他知道帅望说不出话来，不过，既然韦帅望既没有停下来，也没有大哭大闹之类的其他表示，他就满以为这小魔怪神通广大，身怀绝技，又或者意志特别坚强。最好韦帅望永远不开口不出事，他这番差事就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。现在眼看着那小孩子越走越慢，摇摇晃晃，身子直往马背上倒，终于明了韦帅望不管是不肯说还是不能说，总之他的不说，并不代表他坚强如铁。田际急忙过去一扣帅望马头问：“韦少爷，你还好吗？”

帅望看看他，心想，你看我像是还好的样子吗？那张年少的惨白的脸，已经失了神采的眼眸，让田际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。他想了想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去问问你父亲，能不能歇一会儿。”

帅望摇摇头，张开嘴，做了个“水”的口型，田际愣愣地表情。“啊？”

帅望苦笑，再一次无声地说：“水！”再做了个喝的动作。

田际终于明白。“啊，水！”操，他没带水，他根本就没想过会被韦行留下照顾孩子，他什么也没带，所以，只得说：“我去找水，你等着。”

韦行的所有随从都知道，当韦行赶路的时候，他们也必须赶路，当韦行休息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休息，因为韦行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休息。

所以当康慨发现田际同一个孩子落后时，真是捏一把冷汗，他拨转马头迎过去。“什么事？”

田际还挺客气。“在下田际，原是冷颜手下，韦大人特命我照顾韦小少爷。”康慨急怒，心说你还有心情口嗦，眼看你那韦大人越走越远，如果我们再不赶上去，准有好戏看，只不过看戏的是别人，主角是你们。他怒问：“什么事？！”

田际被吓到。“那那那，那个孩子口渴，我想给他找点水喝。”

康慨怒视他，心说，你大难临头还不自知呢！那孩子！韦大侠眼里根本没有那孩子，你眼里竟然敢看见那孩子！

不过，康慨看一眼已经趴在马背上的韦帅望，也知道这么大的孩子不吃不喝，怕是会受不住，他取出干粮与水。“快吃快喝，马上赶上去！”

帅望喝了一口水，对干巴巴的馒头却摇摇头，吃不下，他恶心。

田际还要劝，康慨已经过来把东西一把夺下。“快走！”

可是已经晚了，他们刚动身，韦行已经回头来找，怒喝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康慨不敢辩驳，在马上低头。“我们这就赶上去。”

田际开口道：“大人，跑了半天，孩子累了。”

韦行本已拨转马头，不想理论，听了田际的话，重又回转，上下打量田际，然后对康慨道：“这种废物留他何用！废了他！”

田际呆住，完全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目瞪口呆，连惨叫哀求都忘了。

康慨虽然素知韦行的命令不可违逆，可是考虑到田际是冷颜的人，并不是韦行的手下，对兄弟部队的革命同志理应客气些。再者，如果田际真的被废了，照顾孩子的事很容易就落到他头

上,他虽然长年不在冷家,可是对韦帅望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,那样的话,自己的脑袋在脖子上也就呆不穩当,所以只得鼓起勇气仗义执言:“大人,看在田际初来,不懂规矩的份上……”

韦行眉毛微微挑起一半,沉默不语。

康慨只得拔剑,田际这才意识到,自己竟因为一句话遭到如此可怕的处罚,他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故发生,看着康慨拔剑相向顿时惨叫起来:“大人!饶命!小人再不敢了!”

康慨一剑刺过去,却觉眼前一花,一道剑影闪过,康慨觉得手上一震,竟有人拦住他的剑,谁这么大胆子?

然后康慨看到那个小人,手中拿的是与那小人身高不相称的长剑。康慨想不到这个传说中的小鬼竟真有这么大胆子,敢在韦行面前拔剑相抗。如果是别的人,他理当一剑扫过,给他点苦头尝尝;如果这小鬼深受韦行宠爱,他自当退下,让两父子自己解决问题。可是韦行对待小帅望的态度与对待自己手下无异,康慨不敢妄动,只得迟疑着看了韦行一眼。却见韦行若有所思,康慨既不能退又不能进,只得呵斥:“帅望,你不要胡闹,还不退下!”

帅望知道武力对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成功的,他又不能把韦行弄死,使出暗器毒药来,必然后患无穷。可是这个叫田际的家伙是为他说话才受罚的,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废掉功夫。

二、十招

打又打不过,求情又说不出话来。又不能放弃不管。

韦帅望微一迟疑,咬紧牙,垂下那双气到血红的眼睛,翻身下马,在韦行面前跪下。再抬起头来时,眼里已露出一丝哀求。

韦行若有所思,咦,这个打不服的小强终于露出弱点来。韦帅望的脾气蒸不熟煮不烂地臭硬,你打他,他也会嚎哭求饶,可是怕归怕,下次该淘气时他还是淘气,还有那双眼睛,嘴巴服了,眼睛也不服,不服,怨愤,不屑,冷笑,清清楚楚映在那双眼睛里。

咦,原来韦帅望的弱点在这里。

韦行笑了。“你想拦住他?好,如果你能在康慨手下走过十招,我就饶他。”

康慨大吃一惊:“十招?”十招?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?那怎么可能?他虽然不是冷家的一流高手,可是在韦行手底下,若没两下子,也活不到现在。这样一个小孩儿,一招就被他震飞了!还十招?耍猴呢?这分明是难为那孩子,不,简直就是捉弄,这样子捉弄自己的孩子,可真是不厚道到家了。

可是韦帅望听到这句话,二话不说仗剑而起。

康慨忍不住一笑。“如此,韦小侠,请!”

韦帅望剑尖拖地,猛地从身侧划向前方,康慨还以为小孩子身高不够,剑又太长,所以剑尖才拖在地上,可当剑速渐快时,剑尖划过雪地“唰”地一声激起一层雪,雪块夹着冰屑猛地 toward 康慨脸上扑去。当然了,如果康慨硬挺着,这些冰雪也不能把他伤到怎么样,可是有东西扑到自己脸上,人的本能是伸手挡开,何况他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小孩子。

康慨伸手一挡冰雪暗器,韦行已笑道:“一招。”这也算一招?康慨肚子里腹诽可是他没胆子

出声辩驳。

手放下来时，康慨发现韦帅望不见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然后耳朵听到风声，这风声不在别处正在他的屁股底下。康慨哭笑不得，原来韦帅望钻到他的马肚子底下去了。而且在他的马肚子底下剁他的马腿。

康慨吓得立刻拔剑，俯身向马肚子底下刺去。跨下这四马跟了他有一段时间了，冰天雪地里，也没别的马可换，况且他这么大个人，真让个小孩子把马腿给剁下去了，这一仗要不认输，简直就是没法在江湖上混了，可如果认输，呵，他也没法在韦行面前混了。

康慨这一剑立刻就要刺到韦帅望身上，然后他发现韦帅望当他透明无物，他要是一剑刺死韦帅望，那当然是赢了，不过——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！所以康慨这一剑，不得不改道去挡韦帅望的剑。

弯着腰挂在马上，又是后改的招式，实在使不出力气来，所以挡了韦帅望这一剑，韦帅望的剑依然在手上。

小帅望的剑被康慨的剑震得向上弹起，帅望的手震得好痛。好在他的目的并不真的是要砍到什么刺到什么，他只要在康慨十招之内仍然抓着他的剑就成了。剑一弹开，正好剑尖向上，他毫不在乎地顺势一伸手，改捅马肚子了。

康慨气得，这臭小子是谁教出来的啊，专门玩阴的，看这三招使的，迷人眼睛剁马腿捅马肚子，他这三招真是浪费得好苦啊。更苦的是，这小子根本不理睬他的攻击，完全是泼皮无赖打法——有种你砍下我脑袋来，你不敢吧？我可敢砍你。

康慨浪费了第三招，挡开韦帅望对他亲密伙伴的攻击，确切地说，是连剑带韦帅望一起扫出去——这小爬虫，快给我滚出去！他倒想把韦帅望的剑震飞，可是韦帅望完全不着力，根本就打算同他硬碰硬，两剑欲撞未撞，韦帅望已做势欲逃，剑刚碰到边儿，韦帅望整个人就已经飞出去。

要砍断空中飞着的羽毛是很困难的，韦帅望现在就像空中的羽毛一样，一剑过去，他已飞开，全无着力之处。实在要想砍断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剑够快。可是康慨大意在先，被小家伙占了先机，现在他是追着韦帅望出招，如何能使得上力气？

好容易把韦帅望从他马下赶开，康慨挺身上马，以正常姿势对付韦帅望，他心底暗出一口气，这口气还没出完，已看到韦帅望在砍他的马头——哭泣！他应该告这孩子虐畜。不过，这一剑既然让他逮到，来了就别回去，康慨一剑挥去，要将韦帅望的剑打飞，哪知剑还未到，他的马已经一声长嘶，人立而起。康慨莫名其妙，这四马跟了他很久了，大战小战不计其数，从没在关键时刻玩过立正啊。

第四招走空，这下子，连韦行都不乐意了，虽然韦帅望钻来钻去娱乐性很强，可是发现自己手下很无能，一点也不好玩。

应该一招两招就把那孩子倒拎起来打屁股才对，怎么四招了还没碰到他衣角？况且小家伙最拿手的暗器毒药还没使出来，小家伙那张骗人的嘴也给封住了，这种情况下被一个小孩子给打得手忙脚乱，韦行认真考虑要不要把康慨也算到废物那一类里去。可是根据实践，这康慨也算他手下能干的几个人之一，功夫虽然不是最好，可是办事十分稳妥周到，又擅长察言观色，很合韦行不爱说话的脾气。如果李强没出事的话……唉，他现在急缺人手啊。

话说康慨一边安抚自己的马，一边注视韦帅望的动向，他终于明了，他遇到韦小爷算他倒霉，今天要是不小心侍候着韦小爷，耍猴戏的猴子可能就不是韦帅望而是他康慨。

可是胯下这四马嘶鸣不已，且意欲狂奔，然后康慨听到手下忍不住的笑声与提醒：“着火了，马尾巴着火了！”

康慨回头，好家伙，难怪这四匹马狂跳，火烧了屁股，换谁都得跳起来。耳听着这四匹马一声长嘶，抬起蹄子狂奔而去，康慨只得一剑把马尾巴砍断，然后自己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可怜他的亲密战友，一路狂奔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

韦行冷冷地说：“是五招了，康慨，你今天要是过了十招，我就废了你！”真是气昏他了。奶奶的，韦帅望名义上是他儿子不假，功夫也是他教的不假，可是他算准了韦帅望过不了十招，如果竟过了，他很没面子也一点不假。

康慨痛失爱驹，又受了这样的威胁，情不自禁地面目狰狞起来，缓缓地一步步向韦帅望走去。

三、继续吐血



帅望微微一笑，一脸天真纯洁真诚友善，简直让康慨觉得惭愧，我同小孩子较什么真啊！

康慨苦笑。“帅望，别再胡闹了，我会失手伤到你的。”

帅望张开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发不出声，才想起来自己说不出话来，只得苦笑，无声地说：“人在江湖啊大哥。”

康慨正猜测韦帅望说了句什么，韦帅望的剑已呼的一声向他砍了下来。

康慨叹息一声：“松手！”

“当”的一声，不出康慨所料，长剑即时脱手，康慨微笑。“好了，我们……”

不管他想说什么，这一刹都成过去，他眼睁睁看着那把飞走了的剑又飞了回来。为啥会飞回来？这打击太大了，韦帅望什么时候把剑上系上了根绳子？冲他甜蜜微笑的时候吧？剑是飞了，韦帅望一扯绳子，它又飞回来了！康慨惨叫一声，真想当场倒地，血溅五步。

第六招，唉。

康慨一手执剑去挡正向他飞过来的韦帅望的剑，一手去点韦帅望的穴，他内心深处浮现一个极度强烈的欲望，他好想就此捏死韦帅望。

第七招了，无论如何不能失败。

他不可能点不中韦帅望，就算他分心二用，也不可能点不中韦帅望。如果他这下子点不中韦帅望，他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

可是康慨硬是没点中韦帅望，如果说前几招他还有话说，这一招，是实实在在地吓到他了，韦帅望硬是躲过去了，不但躲过去了，而且韦帅望跳起来抓剑，也抓住了自己的剑，康慨头上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

原来，他一直小看了韦帅望，一直，从第一招到第七招，他一直小看了韦帅望，他以为韦帅望不过是取巧，帅望也确实是在取巧，可是这取巧首要条件是韦帅望的身法够快。

康慨的手指跟着韦帅望的身体移动，眼看就要再一次点中，韦帅望身体后缩，手里的剑向下猛砍，撞到康慨的剑上，韦帅望大叫一声，被震飞了出去。韦帅望要么被点中穴道，要么，被康慨的剑震飞，他只得选择硬碰硬。

第七招好歹打在实处了。

韦帅望一摔到地上，立刻爬了起来，摆出一个防备的姿势。

康慨看见那孩子露出一种饿狼般的表情，疯狂、凶狠、愤怒。然后看到小家伙拿剑的手在抖，帅望的左手慢慢过去握住右手，握紧自己的剑，血顺着手腕缓缓地淌到袖子里去——硬碰硬，震裂了虎口。

那一定相当痛，半边手臂都木了吧？所以要双手握剑。

康慨到这时，虽然恼火，倒有一点佩服那孩子拒绝放弃的勇气。

他再一次说：“松手！”

剑尖轻抖，如莲花绽放般过去，要缴下韦帅望的剑，以如此精湛的招式来缴一个孩子的剑，已经是相当的尊重了。韦帅望的剑已在他剑网之下，无论怎么躲都将撞到他的剑网上。

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！

韦帅望没跑，只是一头扑进剑网里，他把脑袋撞过来。康慨又不能真的砍下他的脑袋来，只得微微一滞，躲开他的大头。想不到他的剑只微微慢了一慢，韦帅望的剑已经从破绽处脱茧而出，如蛇信般猛地向他咽喉刺来。

这第八招算是被破了。

虽然是无赖打法，可是韦帅望的身法够快，眼光够毒，剑法够利！

康慨大惊，回剑猛地隔开，这一隔已用上八分力道，无论如何也要打飞了韦帅望的剑。他已经丢脸到家，真打到十招去，他性命不保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韦帅望后退一步、二步、三步！破生生站住，一张脸却已经涨得血红，这血红却像潮水一样褪得飞快，帅望摇摇晃晃，一张小脸惨白如纸。

可是，他不肯放手，他双手紧握，剑柄已被血浸透，指缝间不断地渗出血来，痛得全身发抖，眼睛里泪光盈盈。如果没有眼泪，康慨就快要忘记自己的对手是个孩子了。

第九招没有打飞韦帅望的剑！

康慨再一次震惊，这孩子……！绝无可能啊！他对一个孩子使上八分力竟不能打飞他的剑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！难道这孩子有这么深厚的内功底子？

康慨后背发凉，这个小孩子到底还藏着多少他不知道的能量？最后这一招，如果他不能赢的话，怎么向韦行交待？

康慨上一步，韦帅望连退后的力气都没有。

康慨说：“你非放手不可，韦帅望，只要你松开手什么事都没有，如不！对不起，我不想你武功全失成为废人。”

剑柄已被血浸透，一定溜滑，这把剑无论如何韦帅望也握不住！

可是康慨还是使出了全身力气，只因他输不起这一招。

第十招。

剑与剑撞得火花飞溅。

韦帅望没有松手。

可是，剑还是飞了，飞出很远，带着韦帅望小小的身体，远远飞出去，然后落在地上，韦帅望四肢张开，“大”字型落在雪地上，一只手还握着剑。

康慨呆在原地，知道自己下手重了。

正要赶过去相救，却见雪地里的韦帅望手脚动了一下，然后一股喷泉般，鲜血从韦帅望的嘴里直喷出来。

田际惨叫：“帅望！”他本来已经被韦行吓得不敢出声，这一次却再也控制不了，惨叫痛哭，向帅望狂奔而去。

韦帅望挣扎，挣扎挣扎，终于支起身子，田际惨叫：“别打了，别起来，不要再打了，你已经尽力了！”

韦帅望微笑，坐在地上，双手握剑，看着康慨，意思是：我还没倒，我没输，有种你再过来给我一下，再多一下，就过了十招了。

康慨举着剑走过来，一脸震惊，他知道韦帅望已经抵不住他一根手指头，可是他一根手指头也不敢碰韦帅望。韦帅望惨白地笑着看着他，摇摇晃晃摇摇晃晃，可就是不倒。

寒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康慨身上冒出来的冷汗湿透了一层又一层衣衫。韦帅望已经支持不住，眼神没有焦点，坐在那儿，几次好像要站起来，却只动了动手臂，心有余，身子不听使唤，可是韦帅望就是不倒下。

康慨沉默一会儿，跪下一条腿，颤声道：“少爷要救田际，难道就非逼在下死吗？”

帅望想了想，惨，他非要康慨出这一招的话，康慨的功夫就会被废掉，虽然康慨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可是——

韦帅望叹了口气，往后一倒，继续吐血。

康慨呆住了，彻底地呆住了。

韦帅望受伤后的表现很像疯狗，那么个小小孩子非扑上来同他拼命，他真是吓到了，同时也佩服。这世界上的疯子真不多，若干种疯子是非常值得尊重的。他佩服这个小孩子的坚持固执责任感，这孩子的聪明智慧，这孩子的功夫。所以跪下来哀求：“小少爷，你躺下吧。”

可是没想到韦帅望真的会躺下。

小孩子固执骄傲的本来就比成年人多，可是这样宽宏不计较就比较少见。

四、笑



韦行下马，走了过来。

康慨这才想到，自己性命全在韦行一念之间，他跪下。“属下无能，任凭处置。”康慨很明白韦行的性子，只要韦大爷觉得不爽，啥也别解释，老实认罪，否则越说越错。如果你不幸很有理，说赢了韦大爷，好了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

康慨既不说自己输了也不说自己赢了，他替韦行打这一仗，韦行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输了。要

是他非说自己没输，韦行的反应一定是，你这仗打得这么丢人现眼还敢说没输，我砍下你的脑袋看你还狡辩不！

韦行没理康慨，走过去，看看韦帅望，看到帅望嘴角流着血，呼吸时直冒血泡，心里也是一惊，刚想伸手扶起，帅望冲他微微一笑，口不能言，但表达能力依旧一流，那是一个得意的笑。韦行心里这个气啊，好小子，算你狠！

韦行当下冷笑。“平手，康慨，打得好！”

康慨一头冷汗，糟！不是说韦行很不得意这小子吗？怎么他过去看一眼气得脸都青了？当然了，他是把小孩子打得重了点，可是……

“属下伤了小少爷，情愿自废武功，向大人谢罪。”

韦行冷冷地看着他，好啊，我看着你自废武功。

康慨等了一会儿，没听到声音，不禁双手颤抖，待要动手，真是不舍得自己，可是不动手，又大话出口。

韦行看着康慨，心说，奶奶的，你明明是输给一个小屁孩儿了，韦帅望要不自己躺下去，老子就得实践诺言，现在那臭小子冲我得意地笑啊！你把老子的脸都丢光了还敢说是因为打伤我儿子才自废武功谢罪！你废吧，我看着。

刚烈的人在韦行手下是活不下去的。康慨终于选择哀求，颤声道：“大人，念在属下一时失手！”

韦行哼了一声拔剑在手，康慨大惊，可是一动不敢动。他知道韦行手臂受伤，心里不是没转过念头，可是韦行积威之下，他竟不敢跳起来与受伤的韦行对抗。

剑光过处鲜血四溅。

康慨闭上眼睛，咬紧牙关不出声。

手腕脚腕处剧痛。

韦行怒吼：“你十招拿不下一个孩子的剑，还同我说什么误伤不误伤。你可知道什么叫羞耻？”

康慨轻轻动一下手腕，筋已半断或者说，至少还连着一半，知道韦大人手下留情，惨白着脸磕头。“属下知错，谢大人教诲。”

韦帅望看到剑光闪动，挣了一下，眼前一黑，他又躺回去。他已尽力，真的已经尽力，他总不能再跳起来同他爹过招。

他很累。

韦行向田际走过去，田际已经吓得瑟瑟发抖，一声都出不了。

韦帅望无法开口，可是听着康慨的话也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要真是挑断了筋脉，康慨再奴卑相也不至于说谢谢。他努力做出一个安抚的表情，别怕，没事。可惜浪费掉了，田际没心情看，看了也不会理解。

四声惨叫过后，田际痛得在地上打滚。

韦帅望暗暗叹一口气，这位兄弟在他爹手下怕是活不长了。居然敢惨叫，他是他爹的儿子，都不敢惨叫。

韦行没说话，只是把剑擦过田际的耳朵插到地上，田际很快就体会到韦行的意思了，立刻闭上嘴，瞪着眼睛，一声也不敢吭。

韦行一脸厌恶。“你，看着韦帅望的意思是，让韦帅望一直跟在我身边，而不是你身边。再有一次，韦帅望不在我指定的地点，我会完完全全地废了你！明白吗？”

田际点头，点头。终于明白虽然痛不可当，这一次，他竟然还可以活动手脚。

韦行上马，田际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去扶韦帅望。

帅望皱紧眉头，勉强挣起来，觉得世界离他忽远忽近，且雾蒙蒙一片，看不清楚。帅望半靠在田际身上，咬紧牙关，只是无法动弹。田际刚刚受伤，也是稍一用力，手脚剧痛，痛得他全身直抖，勉强地扶着韦帅望，再贡献不出更多的力量了。康慨过去把帅望抱起来。“你烧了我的马，咱们只好骑一匹了。”

帅望微微一笑，鼻子里吐出个血泡泡。帅望再笑，笑得咳嗽起来。

康慨抱紧这个孩子，翻身上马，狂奔而去。

帅望在康慨怀里，风呼呼地吹着他的脸。他微微侧头，寒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。平时也就罢了，受伤之后，仿佛任何一点小小的伤痛都会直接刺到心脏里去，让他无法忍受，让他痛苦，让他想家。

怀里的那小孩子微微瑟缩。康慨明白，一个人失了那么多血，当然会冷，他也冷，被鲜血浸湿的衣裳已冻在伤口上，可是，谁敢再提意见？

康慨把披风解下来，裹在帅望身上。帅望苍白地睁开眼睛，给他一个感激的眼神，更多的表示，他已经做不到。

冷，痛，恶心，这一切痛苦渐渐带来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，力气渐渐消逝，好像生命在缓缓流失。在马背上的时间好像无限长无限长，永无尽头一样。帅望慢慢开始感到恐惧，他明白这伤势不只是因为康慨失手，更重要的是，冷良打的那一掌根本就沒治好，旧伤在身，而这一次，又被伤得太重了。韦行刚刚只看了他一眼，就被他气走，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旧伤复发。那个人根本不关心他的痛苦他的死活，等到他想起他来，他可能已经死了。

帅望还不想死。他渴望重回冷家重回到韩青身边，重新同小朋友们一起淘气玩耍。未来，还有许多他向往的，没经历过的事情。

可是，他现在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即使没被点了哑穴也喊不出救命来。

康慨横抱着韦帅望狂奔了半个时辰，他终于觉得非向韦行通报不可了。韦帅望嘴角的血一直在流，小家伙全身缩成一团，脸色铁青，不动没声音，脉象越来越乱。虽然自己刚刚触怒韦行，田际也是因为替小家伙说句话吃了大苦头，可是，如果韦帅望真有什么事，他更担不起责任。

康慨的马渐渐向韦行身边贴过去，根据以往经验，韦行自会觉察到属下有事禀报，想不想听也立刻写在他脸上。

韦行果然转过头来，厌恶不耐烦的表情全写在他脸上。

康慨一惊，迟疑着没敢开口。

韦行却已伸手。“拿过来！”

康慨道：“大人的手臂……”

韦行已伸手把韦帅望自他怀里拎过去，那手势就似拎一袋子土豆。康慨差点要叫一声小心，总算他是机灵人，况且韦行是那样可怕，光是看到韦行的影子就足够让所有手下屏息。康慨闭紧嘴，不敢出声。

可是韦行把帅望扔到自己身前，小家伙落下来的样子却像一根羽毛，如果韦行喜欢听马屁的话，康慨早就为韦行这手功夫大声叫好了，啥子叫举重若轻，啥子叫宗师级功夫？

然后帅望身上裹着的披风也被韦行扔了回来。康慨披上衣服，虽然，他很想为帅望尽点力，可是现实是残酷的，勇气是危险的，人都是自私的，闭嘴是最聪明的。

韦行一只手把帅望搂在怀里，依旧策马飞奔。帅望睁开眼睛看了一眼，重又闭上眼睛。一开始，觉得冷，每一下颠簸都引起剧烈的疼痛并涌出大量的鲜血。渐渐，大量的热量从韦行胸前传过来，韦行整个人简直就像一堵火墙。韦帅望虽然很讨厌这个他生命中的陌生人，此时此刻也禁不住要缩到他怀里取暖。

那种热量不但温暖他全身，且热气缓缓流过四肢百骸。热气所过之处，疼痛顿减，力气也渐渐回复到帅望的身体里。

于是思考能力重又回到韦帅望的大脑里，他渐渐明白，韦行这是在为他疗伤。就像韩青所说的那样，韦行不会对他好，可是，绝不会看着他死，不仅不会看着他死，如果他真的遇到危险，这个家伙就算不会舍命相救，也会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来救他。

忽然间觉得委屈。

冷硬微笑着的韦帅望一刹那有一点流泪的冲动。因为后背源源不断传过来的生命之泉，那温暖强大的力量给他一种可靠的安全感。

向强大的力量屈服寻求庇护似是人类的一种本能。

不过，这刹那的感动很快就过去了。因为韦帅望是个记性很好的孩子，不会轻易忘记过去。而且他也是个有自尊的孩子—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孤独无助时伸出一只手就能收服他。

不！韩青是他第一个遇见的人，韩青以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他，不是以强大的力量。任何人，不能光凭一只有力的手就收服他。

他的手打击，他的手治疗？去死！

这世上还真就多的是这种人，给你生命，然后拼命地欺侮贬低折磨控制，他好享受一下做小型上帝的感觉，（比如贾宝玉他爹）你还不能怨愤。

你不满意吗？好得很，你大可不接受施舍，当场自我了断。

韦帅望没选择自我了断。

他笑笑接受好意，引导那火热的气息在体内游走，疏通所有淤滞断裂的脉络。得到比失去多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爱的人爱的事，忍受小小折辱，不赔有赚。

他一早决定，韦行这个人，在他生命中，不重要！所以，这个人只能伤到他的皮肉，伤不到他的心。

五、拒绝——韦帅望魔鬼的另一面



天色薄暮，一行人路过一个小镇。

康慨再次靠近韦行，他想提醒韦行，当然最好是韦行自己开口：韦帅望的伤势，不适合露宿野外。

韦行看了康慨一眼，他不喜欢别人靠近他两米以内。平时手下无事禀报都尽量不出现在他视野范围内。所以，康慨一过来，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他点一下头，示意康慨前去安排住处。康慨松口气，领命而去。

康慨找了个安静的小店，拿出大内侍卫的牌子把小店的其他旅客清空（不，康慨不是大内侍卫，那牌子只是为了他们几个进出王宫方便），留手下收拾打理，自己去门前迎候。

韦行几乎是马上就到了，跳下马来，康慨伸手去接帅望，韦行没理，直行而过。康慨一愣，忙到前面引路，本来安排给韦行的是单人房，他见韦行抱着帅望不像要松手的样子，临时把韦行带进双人房。

韦行进门，随即吩咐：“守着门口，别让人打扰。”

康慨大惊，立刻意识到是帅望伤势太重，他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跪下。“小人罪该万死！”

韦行冷冷地说：“不干你事！”一脚把门踢上。

虽然不干他事，康慨额头仍冒出冷汗来。

这玩笑开大了。

如果那小孩儿真的死了，他还是自杀了断痛快点。

田际有点惊恐地欲言又止。康慨招呼手下：“带田际去包扎伤口，告诉他点规矩。”再吩咐田际：“你先去休息，有事我会找你。”

田际喃喃道：“帅望……”

康慨好气又好笑，这小子还是没有学乖啊，要不是他多嘴哪会招出这么大事来，他瞪着田际。“你想去大人房里看看他？”

田际站在那儿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，畏缩地说：“我不敢去。”

康慨快翻白眼了，好家伙，你还当真啊？他也不再开口，只挥挥手，让田际快从他眼前消失。

韦行一直抱着帅望没松手。

韦行知道，刚刚的热气化开韦帅望体内的寒毒，所有新伤旧伤，崩溃一样地发作起来，他倾尽全力才将伤势压制住，那种失控的感觉让他不安，他可不希望这小子死在他手里——太难解释了，韦帅望同我手下打仗玩，结果被打死了。惨！这是能说得出口的解释吗？

这个废物康慨，我非给他点颜色看不可！还有，这个孩子，他虽然没法喜欢他，可是，也不希

望他死掉。还有，他一生只爱过一个人，不能这样对不起她。

午夜时分，韦行渐渐觉得吃力。

觉得累，觉得气力在一点点流失。

慢慢额上冒汗，力不从心。不过，越是这样越不能放手，否则，就等着看韦帅望吐血身亡吧。

帅望觉得热。

头上冒汗，一开始这热让他很舒服，可是渐渐越来越热，热到他烦躁难受。大量大量的热气涌进来同他的疼痛做斗争，就像两个人在交手一样，一开始那股热气所向披靡，走到哪里，哪里伤痛平复，渐渐却不太好使，要经过激战，才能把疼痛的势头打压下去。

作为这场激战的战场，韦帅望的身体真是痛不欲生。

韦帅望终于禁不住呻吟出声，然后才发现穴道早为韦行的内力冲开。他轻声道：“盒子！”

韦行没听清。“什么？”

帅望轻声道：“冷良的盒子。”

韦行这才想起来，一早韩青交给他的盒子，糟，那盒子……

韦行扬声：“康慨！”康慨应声而入。“大人！”

韦行问：“早上我交给你的一个银色盒子，你带着吗？”

康慨略想了想。“我带着呢。”

韦行道：“拿来。”

康慨答应着出去了，暗自庆幸。一大早，韦行把个盒子扔到他手里，什么也没说。看他的脸色似乎也不知道该拿那个盒子怎么办。康慨素来的谨慎总是在关键时刻帮了自己，多背个盒子也累不死人。这位心思难测的大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想起这个盒子来。

韦帅望肚子里却在骂：“奶奶个腿的，你明明答应看看就还给我，原来带没带来你都不知道！”

韦行打开盒子，里面足有十几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都有极精巧的盖子，打开一个，是绿色的丸子；再打开一个是玫瑰色的粉末；再打开，是黑色的药膏。上面全无标注，韦行当场迷茫了，这都是些什么？

却见韦帅望眼睛一亮，满面喜色，他只知道韦帅望脸上一露出兴高采烈来，准没什么好事。可是这种关头，帅望要这个盒子，总不会是为了毒死他吧？

却见韦帅望把盒盖“咚咚咚”一个个拨开，终于在第三行第四格找到一种银色的小药丸，扔到嘴里咽了。韦行这才来得及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帅望灿然一笑。“止痛药。”

韦行气了个昏倒。“止痛药？韦帅望！”乖乖，你能不能弄个能治病的药？我治你这个伤都快累死了。

帅望继续拨盖子，又找到一种淡绿色的冰糖似的东西，含到嘴里。

韦行叹息一声：“这个，该不会是糖吧？”